

協助來自多元背景的博士生回答「我們到底是為什麼在這裡？」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譯註：本文以第一人稱撰寫及翻譯。)

Ashley Watson 是明尼蘇達大學雙城分校的六年級博士生。如同許多有色人種的研究生一樣，她不僅是想做出好的研究，更希望她的研究能有所作為。

但你可能會問：「誰不是這樣呢？」但是對於來自少數群體 (underrepresented) 的博士生而言，能否進行與他們個人背景與社群緊密聯繫的「相關」研究，與他們的去留息息相關。「相關性」(Relevance) 在此指對個人社群重要的研究，這些學生常常希望他們的研究能夠回饋鄉里社會。相關性問題也會影響學業完成率：來自少數群體的研究生的退學率整體而言高於平均值。換言之，許多少數群體的學生希望能進行反映出他們對社會承諾的研究，如果沒有機會這樣做，他們更有可能退學。

在此次專題文章中，我想特別回答關於如何滿足少數群體研究生研究需求這個議題，並介紹於 2018 年成立的 STAR 學者網絡這個計畫 (STAR 代表「跨國性學術研究者社群」(Society of Transnational Academic Researchers))。此計畫的目標在於透過支持研究、教學、開放獲取期刊 (open-access journal)、研討會和線上會議來建立全球學者社群。2022 年春天，該計畫開始一項新的項目，旨在幫助新學者「發展他們的(知識/學科)研究方向，並凸顯其社會影響和社會正義使命。」我訪問了該計畫的兩位創始者：羅騰格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的英語系助理教學教授 Nela Navarro 和紐約州石溪大學 (Stony Brook University) 的英語系副教授 Shyam Sharma。該項目包括四個模組：
模組一：自我評估。

透過一系列的練習問題，這個模組協助研究生擬定在學術上對他們來說重要的事情，並將這些研究興趣轉變為能與在地及全球社群共鳴的研究問題——而非只是針對學者之間的互動來擬定研究問題。這

個模組的目標是協助每個參與者成為「由社會任務驅動」(social-mission-driven)的學者。

模組二：從計畫到實踐。

具體而言，這是要用一般群眾的能夠理解的語言（而非只是學術語言）將其研究帶出學術界，並進入社會。Sharma 說，「這能夠展現你研究的重要性，且同樣重要的是，你要弄清楚可以向誰、在哪裡呈現你的研究。」

模組三：教參與者「研究整合型教學」。

這個模組協助參與者將模組一中如何擬訂社會任務驅動型研究的經驗、和模組二中的實踐經驗帶入教學。Sharma 說，這旨在「打破研究-教學的二元對立，並培訓學者以增加他們的研究影響力。」他說，教學的目標不是「簡單地傳遞」知識，而是透過實踐來「推動和應用知識」。通過這種方式，教師和學生都可以幫助自己和整個社群。

模組四：成為「學者公民」(scholar-citizen)。

Sharma 說，此計畫的首要目標之一，是期許「學者們在學術界和更大的社會社區之間建立一個深思熟慮的、道德的平衡。」這個模組鼓勵參與者直面孤立和狹隘的學術界、及其與一般社會群眾之間的緊張關係。

Navarro 和 Sharma 創立的此項目本身就展現了其計畫之精神，並顯現出美國博士教育模式的孤立性。尤其在此財政緊縮和審查嚴格的時期，如果研究生學院要生存下去，我們更該將研究生教育向外推展。例如 STAR 計劃展示出學者能如何在象牙塔之外追求對他們生活有意義的研究項目。研究生教育急需兩者兼顧。

撰稿人/譯稿人：Leonard Cassuto / Pei-Jung Li

資料來源：2022 年 10 月 24 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Key to a Diverse Pool of Doctoral Students? 'Relevant' Research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key-to-a-diverse-pool-of-doctoral-students-relevant-research>